

儋州水井村调声队在水叶榕下演唱。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陵水一组合表演歌舞《我们壹家人》。

资料图

白沙黎乡三月乐队
昌江南盖部落组合
乐乐哈首部落
保亭金英组合
五指山毛纳村歌舞队
儋州水井村调声队
海口石山民歌表演队

部分歌队

《月令歌》
《好嫦娥》
《风吹树尾花动芯》
《峨嵋岭下的风情》
《港门酸粉》
《绣美田乡》
《黎苗姑娘美呀美》
《春雨来到咱苗村》
《我是雨林一片叶》
《乡村赞歌》
《黎家迎亲曲》
《育才我美丽的家乡》
《文明走起来》
《庭院的花又开》
《兄弟姐妹》

“村歌队”2支
发挥作用比较好的
海南现有注册、
据统计。

海南村歌扫描

一歌一诗传古韵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泽宇 记者 王晓瑾

东方十所村

插秧种豆唱迈歌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陈苡琪

“哥哥今日到十所，酸梅树下来对歌。见妹排长腔又亮，对看哪个山歌多……”10月10日，位于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的稻田一片金黄，村民们围坐在田垄间的空地上，对月吟唱，此起彼伏的军话民歌悠扬婉转。十所村村民大多讲军话，村里有唱军话民歌的传统。目前，仅十所村能唱军话民歌的村民就有六七千人，周边村庄也有许多军话民歌爱好者。

这是古老的迈话歌谣，赵学梅从母亲那里学来，以前唱给女儿听，如今又唱给孙辈听。

迈话，是至今仍在崖城等地流传的一种古老方言，其形成与唐宋时期中原移民有关。“迈话应该有600多年历史了。”赵学梅介绍，以迈话为载体的迈话歌谣，由一代代崖州人口耳相传，生活气息浓郁。在拱北村，年长一些会说迈话的村民，几乎人人能唱几句迈话歌谣。

赵学梅说，迈话歌谣与劳动场景密切相关，很多素材取自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她回忆，小时候自己常随母亲外出干工，“火车每天早上九点出站，我们也九点出去干工；下午四点火车回站，我们也收工”。因作息与火车同步，这种劳作在迈话歌谣中也被称为“火车工”。以前，村民扛着锄头，成群结队走向田间。插秧、砍蔗、种红豆、种黑豆……干农活时，总有歌声相伴，而歌唱的内容，常与农事有关。

“砍甘蔗时，我们会唱‘一条甘蔗半天高，双手掰来不用刀，好石磨刀不用水，好儿找爱不用媒’。”唱完一首，赵学梅又随口唱起另一首：“一条甘蔗长又长，自种自拗自家尝，哥吃头来尾不淡，吃尾谈头会甜。”简短的歌词，通俗易懂，富含哲理。

在广阔的田野上，歌声舒缓了身体的疲惫，也驱散了沉闷。若有人插秧时兴起邀歌，旁边人会随口对唱。“以前在地里干活，常有人让我唱歌，唱完还会送一只青蛙给我。”赵学梅笑着说。不仅是在劳作中，午休间隙、饭点小憩，一有空闲，村民们便自然而然地哼唱起来。

从小耳濡目染，拱北村村民陈丽妃在母亲的影响下学会了唱迈话歌谣。每天下午，她常与好友聚在一起，闲聊家常、打牌娱乐，兴起时总要唱上几句。“大家你唱我和，欢笑交织，很开心。”在陈丽妃看来，迈话歌谣是一条情感纽带，将村民们连在一起，会唱歌是基本的社交技能。

一起，闲聊家常、打牌娱乐，兴起时总要唱上几句。“大家你唱我和，欢笑交织，很开心。”在陈丽妃看来，迈话歌谣是一条情感纽带，将村民们连在一起，会唱歌是基本的社交技能。

迈话歌谣源自生活，也折射出村民生活的变迁。赵学梅提到，“早期的迈话歌谣，唱的多是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听着有些悲伤”。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歌谣的题材日益丰富，出现了许多吃酒歌、爱情歌、爱国歌及赞美自然风物的歌谣，这些作品蕴含积极向上情感张力。比如，《歌唱新生活》唱道：“改革开放政策好，政府为民想周到……生产得钱心欢喜，放喉歌唱好日子。”

如今，在拱北村的榕树下，在家家户户的院门口，不时能听到有人哼唱迈话歌谣。

拱北村村民唱着的迈话歌谣，文字常采用赋、比、兴手法，如“坡田冬种真热闹，好像仙女绣地毯”，比喻生动；“白鹤爱得塘水深，小依爱得读书郎”，含蓄婉转。夸张、双关、叠字叠音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比如“人家嫁女担箱箩箩，我家嫁我扛鸡笼笼”，叠词的运用，既诙谐又有韵律感。

拱北村村民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填词创作歌谣。赵学梅珍藏着几本歌本，收录了近百首迈话歌谣，其中不少歌词是她自己创作的。为了方便分享与传播，她将这些歌本整理成册。2023年，“迈话歌谣”被列入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赵学梅也被评为市级非遗项目迈话歌谣代表性传承人。新歌词写了一页又一页，她的歌本还在加厚。

在广阔的田野上，歌声舒缓了身体的疲惫，也驱散了沉闷。若有人插秧时兴起邀歌，旁边人会随口对唱。“以前在地里干活，常有人让我唱歌，唱完还会送一只青蛙给我。”赵学梅笑着说。不仅是在劳作中，午休间隙、饭点小憩，一有空闲，村民们便自然而然地哼唱起来。

从小耳濡目染，拱北村村民陈丽妃在母亲的影响下学会了唱迈话歌谣。每天下午，她常与好友聚在一起，闲聊家常、打牌娱乐，兴起时总要唱上几句。“大家你唱我和，欢笑交织，很开心。”在陈丽妃看来，迈话歌谣是一条情感纽带，将村民们连在一起，会唱歌是基本的社交技能。

赵学梅教孙子唱迈话歌谣。陈苡琪 摄

文化中国行

乡村飞歌 古调新声

村歌队唱响海南好声音

每逢佳节调歌声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洋浦沙塘村

“岭上沙塘历史性，记且心里记呀么记清清……”10月10日，儋州调声市级传承人、洋浦新英湾区办事处太平社区沙塘村村民陈龙健向记者展示了一首调声，这是他的作品。沙塘村浓厚的调声氛围滋养着陈龙健，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我从小就喜欢调声，是听着调声长大的。”陈龙健说，小时候，村里一位名叫陈凤毛的老人时常坐在家门口唱调声，他边听边学，逐渐对调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儋州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儋州调声产生于西汉时期，发源于儋州市北岸一带，是一种以儋州方言演唱、体裁近似民间小调的汉族民间歌曲。北宋苏东坡谪居儋州时就常听到百姓演唱调声、山歌，还写下了“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的诗句。2006年，儋州调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陈龙健说，位于儋州北岸的沙塘村演唱调声的历史悠久，调声已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割舍的文化项目。在他的记忆里，每年春节，父辈们从大年初一“调”到初四，欢快的旋律让节日氛围更加热烈。“现在也是一样，不论是节日，还是入祠、嫁娶、立门，但凡是重要日子，村里人一定会用调声来庆祝。”

“以前调声的规模比较小，一般都是一个村的20多名男青年和另一个村的20多名女青年一起唱。”陈龙健说，民间调声有不成文的规矩，一般同村男女不对唱，沙塘村的男女常约其他村的年轻人到山坡上唱调声，内容以爱情为主，一唱一和，眉目传情。“我爱人也是‘调’来的。”陈龙健笑着说，除了能寻觅佳缘，儋州调声还能“润滑”村庄或村民之间的关系。“以前村庄间有矛盾，两边一起唱调声后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用很明显。”陈龙健介绍。

十几岁时，陈龙健加入沙塘村的男子调声队，“出去和其他村的青

年调声，需要准备至少5首曲目，当时我们没那么多曲目唱，就想到自己写”。20岁那年，陈龙健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本村情况创作调声曲目，“队员们都觉得我写的词朗朗上口，好多曲目成了我们村的‘主打歌’。”2010年，他加入儋州那大三宝歌剧团，师从国家级儋州调声传承人唐宝山学习调声创作，至今已创作五六百首调声曲目。

除了创作曲目，陈龙健还编排队形、动作，推广花样调声。“第一个大型民间调声开场花样，就是洋浦沙塘中公男子调声队完成的（中公村毗邻沙塘村，两村历代关系亲近，常一起表演调声）。”陈龙健展示手机里留存的影像资料：上百名男青年统一身着蓝衣黑裤，并肩整齐站立，随着调声旋律变换队形。与传统调声只勾手摇晃有所不同，这场表演加入了不少新动作，观赏性更强。日前，陈龙健以“牛郎织女”为主题编排了一场调声节目，在贺国庆、迎中秋的调声晚会上展演，沙塘村的年轻男女加入展演队伍，与同姓氏的青年携手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在儋州，像陈龙健这样热爱调声的人数不胜数，如沙塘村这般调声文化氛围浓厚的村落比比皆是。“我们村基本上人人都能唱，所以调声队没有固定的队员人数，需要表演的时候谁有空就上。”儋州市中和镇水井村村民曾益花说。被称为“儋州歌王”的清代举人张绩就是水井村人，他创作的许多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我们村调声的特点就是人数多，动作整齐划一，一字排开很有气势。”曾益花说，近些年，儋州调声的表演曲目和表演形式有所创新。“形式方面，我们不拘泥于站成一排唱，有时会摆一些特别的造型，比如排成‘水井’二字；曲目方面，新歌越来越多，除了爱情主题，还有很多赞美好生活的调声。”

编者按

近日，纪录片《歌谣里的海南》在海南启动拍摄，摄制组先后走进东方、临高等市县乡村，拍摄民歌传承人和当地百姓歌唱的场景。本期《海南周刊》封面以“村歌嘹亮”为主题，关注村庄的歌唱传统和乡村歌舞队，敬请关注！

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一次民歌比赛上，一位歌手在演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